

2243.4
596

海上繁华梦 觉世十二楼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海上繁华梦

(民国)孙家振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共存 100 回。题“古沪警梦痴仙戏墨”。作者孙家振(1862 - 1937),字玉声,别署海上漱石生,上海人。版本有光绪 29 年癸卯(1903)上海笑林报馆排印本,光绪 34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平装铅印本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书叙苏州秀才谢幼安、杜少牧同游上海,结交李子清、平戟三。少牧迷恋妓女巫楚云,因曾得罪地痞计万全,屡遭算计。幼安劝其返归苏州,不从,仍流连烟花,因楚云与潘少安相好,遂弃之,转嫖如玉。如玉贪其钱财,假意款待,暗中仍与少安私会,一日为少牧撞见,少牧遂与如玉断绝来往。后少牧又见楚云,二人重归与好。幼安与妓女桂天香甚为投机,天香遭辱染疾,幼安敬其品格,纳其为妾。新婚之日,子清前来贺喜,席间,道少安遭妒恨被杀;如玉身染毒疮;夏逢时花烛夜被烧死种种烟花惨事,少牧耳闻目睹,终看破声色,返回姑苏。楚云下嫁周策六,被其妻骗尽钱财,不堪凌辱,逃往苏州,重操旧业,为少牧认出,后又回上海接客。时幼安染疾,天香精心侍奉,幼安渐愈,天香却染病身亡。幼安悲痛不已,众好友劝其出游散心,遂至上海。一夜,少牧投宿雏妓柳纤纤家,见其尚有羞耻之心,劝其自重惜身。后纤纤遭鸨母凌辱,少牧设计救之,纤纤遂跳出火坑,后嫁良人白头偕老。后楚云街头卖唱,凄惨而死,少牧念旧情,出资葬之。风流浪子俱回头上岸,归于正途。

第一回 谢幼安花间感梦 杜少牧海上游春

沧海桑田几变更，繁华海上播新声。
烟花十里消魂地，灯火千家不夜城。
车水马龙游子兴，金樽檀板美人情。
闲来编作新书看，绮梦迷离细品评。

从来俗语说得好：“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。”可知“酒”、“色”二字，虽是误人，实是人自己误的。然而繁华之地，偶一不慎，最易失足。即以上海一隅而论，自道光二十六年泰西开埠通商以来，洋场十里中，朝朝弦管，暮暮笙歌，赏不尽的是酒绿灯红，说不了的是金迷纸醉。在司空见惯的，尚能心猿紧缚，意马牢拴，视之如过眼烟云，漠然不动；而客里游人以及青年子弟，处此花花世界，难免不意乱心迷，小之则荡产倾家，大之则伤身害命。何况人烟既盛，良莠不齐，诈伪丛生，是非百出。所以烟花之地，实又荆棘之场，陷溺实多，误人非浅。警梦痴仙生长沪滨，浪游已倦，每一感及，怒焉伤之。因广平日所见所闻，集为一书，以寓劝惩，以资谈助。是故此书之作，谓为痴仙之游戏笔墨也可，谓为痴仙之一片警世苦心也亦无可。正是：

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千古繁华梦一场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却说苏州有个饱学秀才，姓谢，名景石，字幼安。原籍安徽休宁人氏，因避红巾之乱，徙居姑苏。父名谢阴恩，也是个博学儒生。母金氏，乃慈乡金念萱之女。当幼安临蓐的时候，其母梦满堂丝竹而生，因以“景石”二字命名，幼安为号，取谢安石东山丝竹之意。乃至长成，出落得一表人才，堂堂非俗；而且资质甚是聪颖，读书一目数行。因此才名藉甚，远近皆知。十六岁上案元入泮。十八岁娶了西村齐氏女眉姑为妻，一双两好，夫唱妇随，甚是相得。

孰料不多几年，父母忽相继逝世。幼安哀毁逾恒，忽忽不乐。幸家道颇可温饱，遂绝意进取，做一个林下散人。每日里与二三知己玩水游山，名胜之区，足迹几遍。著有《小东山馆纪游吟稿》，自号小东山主，诗笔清新，艺林传诵。膝下二子：长名麒儿，年七岁，已就傅读书；次麟儿，年才五岁。幼安在家，闲暇无事，不是以诗酒自娱，便是与齐氏及两个小儿讲讲家常，谈谈各处山川的风景为乐。

一日，值元宵佳节。齐氏命下人整备酒筵，在花香月满楼与丈夫庆赏元宵。夫

妻父子，共是四人，团圆一桌，说说笑笑，颇极天伦之乐。两个小孩子，也甚乖觉，你也是一杯，我也一盞的敬与父亲。饮至月过花西，幼安酒落欢肠，不觉多用了几杯，玉山颓倒。齐氏命佣妇把残肴收拾，又唤乳娘将两个小孩儿领去安睡，自己与小丫头阿翠掌着灯台，扶了丈夫，一步步同进房来，伏伺着宽了鞋袜、外衣，上床安置。

那幼安是酒醉的人，一经卧倒，早入黑甜。朦胧之间，似有一人手拉手儿，飞也似的出门而去。回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乃自幼同窗、谊结金兰的好友：此人姓杜，名继勋，号少牧，文才出众，人品轩昂，平日之间，最是莫逆。幼安梦中因开言道：“我认是谁，原来牧弟。往那里去？”少牧道：“不必多言，去便自知。”幼安心下好生纳闷，因是至支，不便拒绝，顺着脚儿，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程。后到一处，人烟稠密，灯火辉煌，往来之人，衣服丽都，与马显赫。正在看时，忽然少牧将手一撇，不知所往。

幼安大惊，定睛细视，觉得是从斜里一条小路上去的，放心不下，飞步狂追。却恨那条路曲曲折折、暗暗昏昏的，又狭又险。走了一程，觉着吃力，站住了脚，欲待路人问个信儿。谁知这条道上，进来的人甚多，出去的人偏是甚少，要想再走进去，又怕迷了路儿，心下十分焦闷。忽闻鼻观间一阵异香，沁人心窍。抬头一看，见道旁有株桂树，那香乃从树上飘来。默念时值新正，丹桂那得有花？幸树身不甚高大，折取一枝。凝神细看，但见这花果然开得香馥馥的，幽趣宜人，甚是可爱，不忍轻弃，纳入怀中。举步欲行，猛听得人语喧哗，有一大群人自内而出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村的俏的，不知其数。也有大呼小叫的，也有无精打采的，也有忿忿不平的，也有连连叹息的，也有半颠不颠的，也有撒娇撒泼的，也有形容憔悴似带重病的，也有衣衫褴褛似甚落魄的。末后一人，却是少牧，被那班人围住，着他进又不得，退又不能，万分窘急。幼安吃这一惊，却也不小。欲待迎上去救他，不知为了何事，且又孤掌难鸣，不敢造次，只得高声大叫，只望他自己出来。那知少牧竟如不见不闻，毫不理睬。幼安愈加着急。正当无可如何之际，猛见他睁着眼睛，把这班人瞧了一回，点点头儿，咬牙切齿的一伸手，在怀中拔出一把剑来，三尺多长，寒光闪闪，甚是怕人，向众人举手一挥；回转头来，又向自己当心直刺，心坎间忽然放出灵光一道，照得幽径通明。那一班人，发一声喊，一哄散去。

把个幼安一惊而醒，只吓得冷汗涔涔，重衾湿透，却是一场奇梦。细听谯楼，正敲四鼓。桌上残灯，半明半灭。齐氏鼻息方浓。怀中花香袭人，犹似氤氲未散。细想方才梦中之事，不知主何兆兆，真令人难解难猜。然究竟是个酒后之人，翻来覆去，胡思乱想了一回，依旧朦胧睡熟。

及至醒时，将是辰牌时分。齐氏已起，在窗前对镜理妆。幼安咳嗽一声，舒了舒腰，抽身坐起。齐氏问道：“昨宵酒醉，今日身体可好？为甚起得甚早？可要再睡片时？”幼安道：“昨夜不过薄醉，今已平复，不用睡了。”口说着话，随即下床，穿上鞋袜，套上外衣。早见阿翠推门进来，叫了一声“少爷、少奶奶”，端上脸水，伏侍幼安先洗了脸，然后泡上一碗玫瑰花的上细雨前茶来。此乃隔夜齐氏叮囑，因恐酒醉的人起来不免口渴之故。幼安接着，呷了几口，放在桌上。一手拔了一个纸煤，唤：“拿枝水烟袋来！”阿翠答应，双手奉上一根汉口王恒丰赛银二马车烟袋，又随手划了一枝自来火柴，递与幼安。吸过几筒，放在一旁，问齐氏道：“两个小儿起来没有？”齐氏道：“谅应昨夜睡晚了些，今日尚未起身。”幼安点头道是。

其时齐氏妆已梳好，阿翠过来理了妆具，重新取上牙梳竹篦，与幼安梳辮。幼安又饮了口茶，将夜来梦境，与齐氏从头至尾细细的说了一番。齐氏道：“古语有云：‘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’。大约无甚吉凶。况丹桂飘香，乃是登科之兆，或主将来题名金榜，也未可知。”幼安笑道：“功名二字，我已置诸度外，即使将来果应是梦，何足为荣！况且今时世，不重科甲出身，只须略有钱财，捐纳一官半职，便可身膺民社，手握铜符，反把那些科甲中人瞧看不起，不是说他迂腐，便是说他寒酸。所以弄得时事日非，世风愈下。反不如静守田园，享些清闲福味的好。你向来也是个极有识见的女子，如何反想到这一条道儿？只恐此梦将来断不是这般应法。”齐氏道：“我也不过是依梦详梦罢了，未来的事，那里能猜得准他？何必挂怀，反多疑虑。”幼安道：“我倒不妨，但是杜家二叔，只怕这梦不应则已，应时凶多吉少。”齐氏尚未回言，忽听楼下僮儿谢义高声问道：“少爷起身不曾？桃花坞杜家二少爷清早到此，现在书房候着。”幼安回道：“我晓得了，请他少坐，即便下来。”谢义答应，自去回覆。

幼安整了整衣，移步下楼，来到书房。其时少牧坐在书案之上，看那上海寄来的新闻纸儿，见幼安出来，连忙立起，叫声：“安哥！惊动你了。”幼安笑道：“自己弟兄，何须客话？我因昨夜家宴，多饮了几杯酒，故此起得晚了。牧弟，你来得好早。”少牧道：“我昨日与少甫家兄在虎邱闲游了一回，即便回去，睡得甚早。今日家兄又到沧浪亭探友去了，我独自一人在家寂寞，故此出来早些。”幼安道：“原来如此。少甫近来兴致可好？我有五六天不见他了。”少牧道：“他自从去年起了个消寒诗社，诗兴甚好。昨日想做几条诗谜，与各社友庆赏元宵，后因为我强着他一同出去，故而未曾做得。”幼安道：“少甫这人果然风雅。”少牧道：“家兄果甚风雅，只是僻性些儿。前几天，我偶然想起上海地方风景甚好，只恨从未到过，要与他同去一游。他偏执意不肯，反说上海繁华，我辈少年不去为妙，又讲了许多拦阻的话。安哥，你道这意见僻是不僻？”幼安道：“少甫的话，却也不错，上海地面太觉繁华，少年的人血气未定，本来少去为是。”少牧笑道：“甚么！安哥，你也来了！我想人生世上，游历两字是不可少的。上海虽说世界繁华，依我看来，只要拿定念头，也未见得年少的人必不可去。何况我们不过略住几天，见识见识风景，便回来的，有甚紧要？就是李子靖大哥，他不是常住在洋场上么？年纪也只三十多岁，何尝闹甚事来？安哥如肯做个伴儿，我一定要去走走。不知意下若何？”幼安道：“说起子靖，前日他有贺年信来，甚是挂念我等，深恨不能时常聚首。我已写有回信去了，不知你可曾有信寄他？”少牧道：“我本来也想写封信儿，只因有到上海去的意思，将来聚晤不远，故此未曾寄得。”幼安道：“照你说来，你当真要往上海游玩去么？实对你说，我昨夜得了一梦，甚是不祥。劝你还是静住在家，不要出门的好。”遂将昨夜梦中之事，一五一十的又细细述了一番。那少牧本来是个疏散的人，那把这种梦儿放在心上？只因幼安说得十分郑重，故回言道：“古人有云：‘梦寐之事，不可不信，却也不可尽信。’安哥不肯陪我罢了，我一个人难道不能去得？只是寂寞些儿。”

幼安听到他这两句话，晓得少牧是有些孩子性的，他说得到便做得到，不陪着去虽是无妨，惟恐日后倘然真的有甚事情，既是至交，何能放心得下？想到此处，不由不反自己转口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我也并不是拘三泥四的人。你既一定要去，我又闲着在家，上海也不甚多远，何妨陪你走一遭儿。但是少则十天八天，多至半月一月，定要一同回来，方可使得。”少牧听幼安忽然答应去了，好不欢喜，连说：“这个自然。

我到上海，本来并无正事，决不多耽搁日子就是。”幼安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想何日动身？”少牧道：“今日是十六，我须回去收拾收拾，后天十八可好？”幼安道：“这却随便。不知坐甚船只？”少牧道：“若要快些，戴生昌的小火轮船最好。”幼安道：“我们此去，原是游玩，并非急事，我想不如唤只无锡快船，可以沿途看看景致，岂不甚妙？”少牧道：“安哥既然喜欢，我回去雇一只大号的是了。”二人说说谈谈，时已将午。谢义端上中膳，幼安就留少牧吃过了饭，方才回去。不必细表。

且说幼安送少牧出门，回至楼上，走到房中，麒麟、麟儿双双的过来，叫了一声“爹爹”。幼安问道：“你母亲可在里面？”麒麟道：“往绣娘房里看做鞋子去了。”幼安道：“你去说爹爹唤他。”麟儿答应，才待要去，麟儿争着他要去唤，两个小孩忽然相闹起来。幼安喝住道：“不要胡闹！你二人同去就是。”麟儿听得，始欢欢喜喜的与麒麟一同去了。不多一刻，齐氏回房，麒麟、麟儿也一齐跟着进来。幼安遂将方才少牧约到上海游玩、择定十八动身的話，说了一番，并言：“去去即回。家中倘有要事，不妨写信到申。麒麟待先生开学，便当送去读书，不可使他躲懒。麟儿须要寒暖当心。”细细的嘱咐了一回。齐氏因丈夫向来出游惯的，上海又近，所以绝不阻挡，只说：“昨天夜梦不祥，今日杜家二叔恰又前来约伴，须要谨慎些儿，早去早回，没甚事情最好。”幼安点头称是。

二人说罢，一个牵着麒麟，一个牵着麟儿，同下楼来。幼安向帐房中取了廿块洋钱，交与谢义，叫他买些土仪，预备到上海时送送亲友；又顺便购些火腿、酱菜等物，以为路菜。过了一宵，齐氏唤阿翠收拾了一副铺陈、一只衣箱，带些棉皮衣服，取下楼去，交与谢义。

两天易过。到了十八，幼安一早起身。梳洗已毕，吃了早膳，下楼来到书房，令谢义将一切应用零星杂物，收拾了两只网篮。诸事才完，听得有人叩门，乃是少牧与船家到了，说船泊阊门外太子码头。幼安问少牧：“行李可曾下船？”少牧道：“均已定妥，但等起程。”幼安遂唤谢义挑了行李铺陈，同着船家先去。自己回至房中，别了齐氏。因他怀孕在身，已有六个多月了，故此叮嘱了好些留心在意的話，又吩咐阿翠及乳娘等一总下人诸事小心。然后下楼，同着少牧出了大门。早由谢义唤有两乘轿子候着，轿役伏伺二人登轿，抬上肩头，如飞的向码头而去。

船家一见，急忙铺好跳板，搭上扶手，请二人下船。其时谢义早经到了，铺陈各物，俱已落舱，见主人登舟，上前交代明白。幼安对少牧道：“不曾问你，可带个下人同去？”少牧道：“苏地到申，路途不远，况且少甫在家，不时有事差遣，所以并未带得。”幼安道：“谢义可要随去？”少牧道：“也可不必了罢。谢义并未到过上海，闻听人说，租界地面禁令极多，譬如沿途不准便溺，当街不准晒衣，午后不准倾倒垃圾，夜深不准酗酒高歌，比不得我们苏州地面，可以事事随便。倘然不知底细，犯出些儿事来，反于主人不便。你道是不是？”幼安点头道：“这却不错，亏你想得甚是周到。”因唤谢义言道：“轿夫的轿钱叫他家中去取，你也可以回家去了。我们此回不带下人，待等回来之日，有信来苏，你到码头迎接就是。”谢义诸诺连声，辞了主人，又回身辞了少牧，上岸同着轿夫自去。这里船家问明并无别客，随即拔了跳板，解了缆绳，立刻开船了。

一路上，波浪平静，日暖风和。谢、杜二人，有时说些闲话，有时看些野景，甚是有兴。到了饭时，船家端上菜来，乃是两尾鲫鱼，一碗肥肉，一碟子火腿，一碟子羊

糕。少牧在网篮内取出两只小酒杯儿，一瓶天津带来的白玫瑰酒，先斟了一杯，递给幼安，又自己斟了一杯。幼安略略喝了几口，因是高粱，不敢多喝，唤船家取上饭来。少牧喝了两杯，也用饭了。船家候二人吃毕，撤过残肴，打上脸水洗脸，又泡了一壶茶来。幼安取水烟袋吸了几筒水烟，少牧吸了半枝吕宋烟。此时正是顺风，船家扯起篷来，但听得水声潺潺，那船就如弩箭离弦一般的速。

行有八十余里，天渐黑了，船也停了。幼安取出一只洋蜡烛台，点上一枝洋烛，照得满船澈亮。船家端整夜膳，与日间大略相同，不过两只碟子换了一碟松花皮蛋，一碟爆鱼。二人吃罢，在灯下又略谈了一回话儿，各自安睡。

破晓醒来，但听得耳畔呼呼风响，船家早已开行。及至申牌时分，离上海只有一九路了。幼安问少牧道：“我们上岸，还是借客栈的好，还是到集贤里住在子靖大哥那里？”少牧道：“我想借客栈罢，省得搅扰人家不安。”幼安道：“我本来想住在子靖大哥家的，既然你的意思喜欢借栈，我也不到李家去了。”少牧道：“这便甚好。但不知借在北市还是南市？”幼安一想，少牧是个爱热闹的，就是借在南市，一定也要天天往北，倒不如北市便些，因道：“还是北市住罢。”少牧因唤船家问道：“你们的船往常到上海时，停在什么地方？”船家道：“南市不拘何处码头。若是北市，或者观音阁码头，或者洋泾浜上岸便些。”少牧对幼安道：“我们一准停在洋泾浜如何？”幼安道好。船家答应，自去料理。幼安本是惯于出门的人，一面答话，一面收拾行李一切，又替少牧也收拾好了，唤船家进去打好铺盖，只等上岸。

不多一时，船已进了浦江。但见帆樯林立，舟楫云屯，果然热闹异常，不比别处。又行有半刻多钟，这船正欲进洋泾浜，猛听得船上人发一声喊，船身忽然往前一磕，约有半箭多远，霎时幌幌荡荡，颠簸起来，几乎侧将转去。船中诸物，叮当震响，幼安、少牧相顾失色。正是：

放眼乍来风月地，惊心已入是非门。

毕竟不知这船为何倾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长发栈行踪小住 集贤里故友相逢

话说幼安、少牧船到浦江，正要摇进洋泾浜时，忽然船身往前一碰，船中诸物震动。究竟为了何故？原来这无锡快船说大不大，说小却也不小。其时天色将暮，潮水落枯，不得不由浦心而行。正欲转弯进浜，不提防有一只小火轮船，由南而北飞也似的斜刺里驶来。还算船家眼明手快，急急避开，已只远得二三尺地面。轮激水涌，势不可当，船身遂颠簸起来。直至过去远了，方才平复。船家吓得浑身是汗，说声：“好险！”定一定神，等那水势涌过，把竹篙点上两篙，方才平平稳稳的撑进浜去。幼安惊魂稍定，对少牧道：“我们才到上海，如何就有这平地风波？好不可怕！”少牧道：“这是船家偶不小心之故，以致吃这一惊。”幼安抬头向舱门一望，道：“如今船已进了浜了，想来就要停歇。你我皆是初次到此，不知客棧在于何处，还须先自上岸一问。”船家闻言，在后舱内接口答道：“这里洋泾浜，就是长发客棧，不但上岸便当，并且房屋高爽，应酬周到，饭食精洁，故此来往客商欢喜住的甚多。不知二位爷们可要同去看看？”幼安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把船泊在那边便了。”船家答应，吩咐伙伴拣个隙地泊好了船。恰好岸旁有条马鞍水桥，又大又平，果然上岸狠便，不必再铺跳板。

幼安遂与少牧登岸，由船家领着，同到棧中。只见好所高大房廊，门阑上悬着“长发棧”三个字横匾，两旁墙上，又有“仕宦行台”四个大字的长招牌儿，规模阔绰，气象轩昂。三个人一直进去，寻见帐房，说明来意，便有茶房领着，去拣选房间。幼安看了楼上第一进第二间官房，设着现成的两个榻儿，便命船家将行李挑上岸来，一件件检点清楚，交与茶房代为安放。少牧取锁匙开箱，取了四块洋钱船钱、五角小洋钱酒钱，给与船家。那船家也不争论，谢了一声，下船自去。姑且不表。

这里幼安唤茶房将床帐被褥铺设好了，茶房送上一个房门钥匙，交代：“若然出去，须要下锁，将匙交与帐房。因棧中来往人多，防有失窃一切。”幼安接过，藏在身旁。此时天已黑了，楼上楼下点起自来火灯，照耀得满室通明，如同白昼。少顷，茶房摆上夜膳，共是四盆一汤，也甚精致。二人食毕，洗过了脸，喝了杯茶。因昨夜睡在船上，不甚舒伏，起岸时又劳顿了些，觉得精神疲倦，即便闭上房门，各自安睡。

及至醒时，隐隐听得出自鸣钟已敲九点。幼安先自起身，唤茶房打水擦脸。少牧也起来了，一同吃了早点。令唤一个剃发匠来，梳了发辮。幼安道：“今日天气甚晴，你我先到李大哥那边走走可好？”少牧道：“李大哥的信上，他说住在英大马路集贤里内，不知有多少路？”幼安道：“可叫茶房唤两部东洋车子，他们自然认识。”少牧道：“说得不错。”遂将带来的土仪，各自拣了四包，央茶房挑了，说明住址，唤定车辆。幼安锁上房门，把钥匙交给帐房，与少牧登车而去，茶房挑着礼物在后跟定。

此时天气尚早，洋场上还未上市，一路做买做卖的人也不十分拥挤。幼安暗暗

想道：“昨日我们上岸，天已黑了，街上却甚热闹，今日天未过午，怎么反是这般样儿？看来上海地方真是全靠夜市。”正想之间，车已到了。二人下车，给过了钱，茶房领着，一步步同进弄去。因不知是第几号门牌，所以逢人便问。那晓得洋场上的居民，虽是近邻，却也不通闻问的多，一连问了几家，皆说不知。后见一家门上贴着“帝德乾坤大，皇恩雨露深”的朱红门联，认得是李子靖写的，谅必住在这里无疑。少牧便举手叩门，里边答应一声，走出一个人来。两下一看，多不认识。幼安知是错了，只得向那人言道：“借问一声，这里府上可是姓李？”那人操着湖南口音回道：“我们家爷姓平，不是姓李。”少牧道：“请问有位姓李名子靖的，可晓得住在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可是杭州人，官名一个卫字么？”幼安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道：“你们还要往里走几步哩。留心看他门上，贴有‘武林李寓’四字的便是。”幼安道：“如此，倒惊动了。”那人回道：“好说。”关上了门，回身进去。

二人依着那人之言，一路往里而行。少牧对幼安道：“方才那一家姓平的，不知可是李大哥信上不时提起的平戟三么？说他是武科出身，却又文才出众，与李大哥甚是莫逆。”幼安道：“这话却论不定。我看他那付门联，明是大哥亲笔写的，必定彼此有些交情。况且方才答话的人，又是湖南口音，看来竟有九分不错，且到那里一问便知。”

二人口说着话，只管前行。茶房道：“爷们慢走！只恐这里是了。”幼安一看，果见门上有“武林李寓”四个大字的珊瑚笺贴条，因与少牧站住了脚。正要叩门，听得“呀”的一声，里边有人出来，正是跟子靖的小厮李贵。一见二人，急忙打了个千，尊声：“谢大少爷、杜二少爷，几时到的？请里面去。”二人尚未回言，子靖听见有人说话，迎出外来。彼此是久别渴想的人，见面之下，好生欢喜。子靖忙让幼安在前，少牧居后，三人同至客堂坐下。李贵献上茶来。子靖先问二人：“可是才到？如何不见行李铺陈？”幼安答：“是昨晚到的。因想徘徊几天，惊扰府上不安，故此住在三洋泾桥长发栈中。”子靖道：“自己弟兄，说甚‘惊扰’二字？就是多住几天，我这里也是极便。停刻我差李贵把行李搬来，岂不甚好？”二人同声的道：“大哥有意，请俟缓日，这回可不必了。”子靖尚欲有言，幼安将别话岔了开去，少牧又说了些少甫在苏未来，托词致候的话。子靖也问了一番两家眷口安好。李贵过来，向主人耳边低低的禀了数句话儿。子靖起身，告一个便，来到外厢，把送来的礼物收了，给了四角小洋钱力钱，吩咐茶房先自回栈去乞。

复至客堂，向二人道：“承蒙厚赐，我都收了，随来的茶房已经着他先去。你二人就在这里便饭，畅叙一天，可不好么？”二人知道子靖脾气，他是个很直爽的，因道：“搅扰不消说得，但是不必多备肴馔，反使我等不安。”子靖道：“这才是个知己！本来有甚客气？”少牧问道：“我等方才来时，误叩了一家姓平的门，不知此人可是大哥时常提起的平戟三兄？”子靖道：“一些不错。此人很可交得，只是你二人没有会过面儿。好得近在咫尺，我立刻着李贵去请来叙叙何妨？”幼安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子靖遂唤李贵言道：“你快到平公馆去，说有两位苏州来的客人在我家中，要会会他。如大人在公馆中得暇，请他便来。”李贵答称：“晓得。”子靖又附耳道：“你出去，先到聚丰园唤席菜来，再到言茂源，叫他送十斤京庄。快去快回，不要耽搁。”李贵诺诺连声而去。

不多一刻，听得门上钟铃声响，进来一人，年约三十余岁，品貌甚是轩昂。身穿

天蓝缎子灰鼠长袍，天青缎子灰鼠马褂，头上戴一顶建绒镶边缎子顶的瓜皮帽儿，足登三套云元缎京鞋。子靖见是戟三来了，急同幼安、少牧降阶出迎，偕至客堂，作了个揖。幼安等彼此问过姓名，因是初次见面，不免说些仰慕的话。少顷，酒席已到，子靖命摆在东书房中。安排已定，相率入席。四人略略谦孙一番，幼安坐了首位，少牧居二，戟三第三，子靖末座相陪。席间，幼安与少牧讲些苏州事情，戟三与子靖说些上海风景，甚是投机。

酒过数巡，子靖道：“我们闷酒无味，可要行个令儿顽顽？”戟三道：“甚是使得。请谢幼翁先起如何？”幼安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今日人数太少，别的酒令未必能行，不知‘飞花’可好？”少牧道：“‘飞花’太觉便当，不如‘席面生风’，略似耐人寻味。”子靖道：“依我想来，就是‘席面生风’，那些‘鸡’、‘鱼’一切容易的字，也须除去，只说每人面前摆着的果品。未知列位如何？”幼安道：“大哥吩咐，遵命就是。”子靖遂斟了一杯令酒，双手递与幼安。幼安也不推辞，一饮而尽，看看自己身旁，摆着一盆橄榄，遂随口念一句古诗道：“细续公诗如橄榄。”挨着字儿一数，应是戟三与子靖饮酒，二人各自干了一杯。次及少牧，他身边乃是一碟瓜子，因道：“绿含瓜子瘦堪怜。”应幼安与子靖同饮，二人也俱干了一杯。少牧道：“如今是平戟翁了。”戟三见身旁是碟花生糖儿，摇摇头道：“这‘花生’二字，只怕古人诗上很少。”子靖道：“真是少见。”戟三沉吟了一回，道：“有了！我想着一句：‘云喷石花生剑壁’，不知此‘花生’二字可能借用？”幼安点头道：“借得很好。”少牧依着字儿一点，该子靖与戟三自己饮酒。戟三道：“什么说？自己行令，自己喝酒！我只想了诗句，没将字数算算，不是我的心太觉粗了？”子靖笑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：‘自搬砖儿自打脚’。本来有的。快请一同干这一杯，我要来收令了。”戟三无语，一吸而干。子靖身边摆的是一碟福橘，遂念了一句：“山中奴隶橘千头。”照字点去，应少牧一人饮酒。少牧道：“人家一句诗儿是两杯酒，大哥只有一杯，却偏偏作成了我，倒也凑巧得狠。”子靖道：“只算我心敬的罢。如今是应你的令了。”

少牧干过了酒，道：“我也是‘席上生风’，但不许用着酒饌，只许用每人身边席上的动用器皿，又要用身体上一个字，又要做一个手势儿，把这句诗描摹出来。说不出的罚酒，说出的就此过令，省得牵累别人。未知可好？”戟三道：“这倒有趣。少翁请先做个样儿，我们瞧瞧，然后可以依令而行。”少牧点声称是，遂满满的斟了一大杯令酒，立起身来，将酒杯高高擎起，笑嘻嘻的念出一句诗来，道：“我说的是‘万事不如杯在手’。”念完，将酒一喝而尽。子靖看着，忽大笑道：“牧弟几年不见，仍是一块天真。你们看方才好个样儿！”幼安微笑答道：“他本来是孩子气惯的，今日故友相逢，又喝了几杯酒，自然要露出本相来了。”少牧也笑着道：“我不与李大哥和你斗口，你们请照这样儿，把令行下去罢。倘行不下，罚酒不饶！”子靖道：“是了，待我来接他下去。”口中说着，心里暗想：“有了器皿上的字儿，没有了身体上的；有了身体上的字儿，却又没了器皿上的。”一时性急，不觉面红耳热起来。除下瓜皮帽子，搔了搔头，灵机一动，把帽子吹了一吹，又将头发捋了一捋。众人见此光景，忍不住彼此大笑。子靖道：“且莫要笑，听我过令。我说的是‘羞将短发还吹帽’，不知可算得么？”少牧道：“大哥果然灵变，怎从这帽子上头竟想出这句诗来？只可惜帽子不是那席上的器皿，罚酒是不能免了。”子靖扑嗤一笑，道：“这是我糊涂了。若帽子算了器皿，衣裳鞋袜却算甚么东西？本来怎能免罚？如今我喝一杯，安弟接下去罢。”

说完，自己斟了一杯热酒，一吸而干，不留涓滴。幼安道：“大哥为人到底豪爽，就是喝一杯酒，也是直捷痛快的。”少牧道：“闲话休题。安哥你说的是甚么诗？演的是甚么手势？快请讲罢。”幼安道：“诗虽有了一句，只是勉强些儿。”遂把手向酒壶一指，道：“我说的是‘指点银瓶唤酒尝’，不知这‘指’字、‘瓶’字，令官可容借用？”少牧道：“这两个字到还借得，但不应露出个酒字来，也要罚了！”幼安略略呆了一呆，道：“果然你说过不许用酒饌上字面的，我也太粗心了！自然与李大哥一样，愿甘受罚。”随手取一只酒杯，给子靖斟一杯酒，一饮而尽。回头对戟三道：“如今是戟翁了，小心些儿，不要又被罚了酒去。”戟三含笑点头，在桌上拿起一把酒壶，将壶盖揭开，看了一眼，又把手向心上点了一点。子靖误会了是吃不得酒了，因道：“你莫怕喝不下酒，只要有自然的诗句，怕强罚了你不成？”戟三道：“本来我并非怯酒，只因要回少翁的令，故才演这手式。”少牧闻言，微笑问道：“不知戟翁说的可是‘一片冰心在玉壶’这一句么？”戟三点头称是。

子靖道：“你二人一个会想，一个会猜，我却几乎缠不清楚。如今牧弟的令已经完了，戟翁也须设个法儿顽顽。”戟三道：“依小弟愚见，每人敬三杯如何？”子靖道：“敬三杯想是要开拳了。你是在武科中三考出身的人，拳法精通，我等岂是对手？”戟三道：“休得取笑！我这酒令也用诗句，并不猜拳。譬如我说了一句古诗，若有别句诗可以驳得转来，是我输了，我喝三杯；驳不转来，轮是那一位，那一位喝三杯酒。这可公道不公道？”幼安道：“这令却也新鲜得紧，我等遵命就是。”戟三忙取酒壶，满斟了三大杯酒，对幼安道：“敢与幼翁先来。”遂随口念那王摩诘《渭城送别》诗的结句道：“劝君更尽一杯酒。”幼安想了一想，见桌上现放着三杯酒儿，灵机一触，顺口答道：“戟翁，弟真要驳了，如何是‘一杯一杯复一杯’呢？”子靖、少牧击节道好，戟三更连称钦佩不置，举起杯来，一连干了三杯。重又斟好，对少牧道：“少翁来罢。弟说的是‘花底清歌春载酒’，不知作何驳法？”少牧沉吟半晌，想不出来，因道：“是我输了，待我受罚。”举杯先干了一杯。才饮第二杯时，忽跌足道：“迟了，迟了！戟翁说的是花底寻春，有花有酒，我何不说如何是‘无花无酒过清明’呢！”戟三抚掌道：“这一句诗驳得，却与幼翁方才的工力悉敌，真是天然相反的妙句。那是我侥幸赢的，待我也陪一杯儿。”少牧要说不必，戟三已将剩下的一满杯酒，一口气喝个干净。重又筛了三杯，对子靖道：“子翁，我说的是‘花气袭人浓胜酒’，你请驳罢。”

子靖皱眉道：“我认输了。牧弟在家的时候，是与少甫二人不常结结诗社，在这七言五言里很纯熟的，却一时间还想不出来，何况是我！也不去枉费心思了，待我干了这罚酒就是。”说完，果接连着干了三杯。又斟了好几杯热酒，道：“戟翁的令今又完了，轮应我主人自己尽尽兴儿。但是我的脾气，凡是知己无一个不晓得，是爱爽利的。像方才这样喝酒，只怕喝到天黑，也不得个半醉。不如我来摆二十杯里通响向拳罢，才能够多饮几杯。未知众位如何？”三人同声道好。子靖因先喝了十杯，让三个人五吓对吓的打，完了又喝十杯。三个人仍你猜一拳，我猜一拳，如走马阵一般的周而复始。不多一刻，那二十杯俱已通了，共是子靖输了三拳。

其时天色将暮，子靖还要添酒，幼安起身辞道：“天已晚了。我等既到上海，尚要徘徊几天，聚首的日子正多，今日要回寓了。”戟三道：“弟与二兄虽是初交，却彼此像见过一般，应是有些夙契。今日果然时候晚了，吃过了饭，想来一定便要回棧。明日弟想作个东道，请二兄一叙，不知可肯赏光？”子靖道：“什么时候？在公馆里还

是在酒馆里？”戟三道：“寓中房屋窄小。酒馆里去，我又不请别的客人。不如到一品香吃些番菜，地方甚为清静，肴饌又精洁些。准定饭后四点钟时，我到长发栈亲自相请可好？”幼安、少牧闻言，同称“不敢”。子靖道：“戟兄为人，素来极重朋友，既是有意相邀，安弟等可不必过谦就是。我明日午后，也要到栈里来走一回儿，祇请在栈中稍候片时是了。”二人不好再辞，只得唯唯遵命。子靖遂吩咐李贵端上饭来，各人用毕。搬去残肴，烹上一道香茗，又谈了好些话儿。

幼安、少牧见戟三语言蕴藉，学养深沉，绝不似个武夫模样，心中愈发钦敬异常。戟三也因谢、杜二人，一个襟怀冲淡，举止端详；一个吐属风流，天真烂漫，暗暗的十分景仰。从此这三个人成了莫逆之交。将来少牧迷恋烟花，屡屡受人凌侮，仗着戟三解纷排难之处颇多。此是后话，我且慢题。

再说是日酒后，子靖见各人话得投机，心下十分畅快。又要差李贵到长发栈去挑取行李铺程，坚留二人住宿在家。争奈二人执意不允。直谈到上灯以后，始各起身告别。戟三也要回公馆去了。子靖见天气已晚，不便再留，送出大门，一揖而别。戟三行至自己公馆门首，尚要留二人入内稍坐。二人只因是初会，未便造次，同声答道：“本欲登堂，无如天太晚了，急欲回寓。且俟缓日专诚拜访。”戟三明知二人虽然一见如故，却不是脱略的人，早上与人遇见，到晚即谬托知己，肯贸然轻易入门的，故亦并不强留。惟自己也不进门，送着二人出了集贤里的弄口，又代唤了两辆东洋车儿，讲定车钱，请二人登车，直至望不见了，方才进去。

此时正是九点余钟，那条大英大马路上，比二人早上来的时节不同，但见电灯赛月，地火冲霄，往来的人车水马龙，比着日间更甚热闹。二人沿途观看一回。

那东洋车走得甚快，不消片刻，早已到了。给过车钱，幼安向帐房领了房门钥匙，与少牧上楼。但见从楼梯口起，满地皆是行李箱笼，堆得几乎路都不好走了。有两个茶房在那里帮着一件一件的搬到东首这间官房里去。二人暗想：“不知到了甚么客人，行李来得这样的多？”正是：

结得苔岑原夙契，相逢萍水有前缘。

毕竟不知长发栈果然来了何人，与幼安、少牧可相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款嘉宾一品香开筵 奏新声七盏灯演剧

话说谢、杜二人，自李子靖公馆回栈，上得楼头，见房门口箱笼物件堆积甚多，不知是到了甚么客人。正在狐疑，早有茶房过来，把房门口的杂物一一搬去，让二人开锁进房，问：“二位客人，用过夜饭没有？”幼安道：“夜饭已吃不下了，你去泡一壶热茶来罢。”茶房答应自去。不多一时，将茶送到，放在桌上。少牧问他：“第一号房内，今天到了那个客人？共有几位？”茶房道：“听说姓荣，是广东人，从京里头出来的，共是一主一仆。大约是个官场中人，故而行李甚多。”幼安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你恐那边房内有事，且自去罢。我们也要睡了。”茶房应声：“晓得。”回身带上房门，仍往第一号房中收拾去了。少牧因多喝了几杯酒，有些醉意，倒身榻上，竟自和衣睡熟。幼安恐他冒了风寒，与他盖好了被，下了帐子。自己因觉腹中饱到十分，不敢便睡，喝一杯茶，又略略的坐了片时，方才就枕。

一宵易过。早上起来，二人谈及昨日席上这个朋友，也不枉出游一番。正在议论之间，只见门帘一揭，走进一个人来，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蓝绉纱皮襦，元色绉纱棉马甲，足踏皮底抓地虎快靴，一手拿着一个皮护书，一手取着两张名片，走进房门，将片向二人一递，站在一旁，说声：“大人来拜！”幼安接片看时，乃是“荣归”两个大字，料系昨夜隔壁房中新到的这一个人。但是素昧平生，何以忽来投拜？要想回说挡驾，但见那人已经进房。头戴京骚拉虎帽儿，身穿酱色宁绸灰鼠皮袍、天青缎子干尖马褂，足登二蓝宁绸挖嵌京式棉鞋，不长不短身材，四十左右年纪，脸上戴一别玳瑁镶边的墨晶眼镜。进得房来，将眼镜除下，对着二人深深一揖。二人急忙还礼，让至上首坐定。早有茶房瞥见，献上茶来。幼安、少牧特问姓氏，方知昨夜到的果是此人。姓荣名归，别号锦衣，广东潮州府人，乃是探花出身，由京请假还乡修墓，道经上海，小作勾留。生平最爱交游，此次客途无伴，昨夜进栈后，见谢、杜二人回来，且甚翩翩儒雅，故来拜会，想结个客中游侣。当下问二人道：“二公原籍苏州，离此不远，谅来亲友必多？”幼安道：“虽有几人，因路途不熟，大半没有去过。”锦衣道：“出门人道路生疏，最是不便。即如兄弟，也有好几位知己住在上海，奈皆不晓得是甚么地方，无从探访。今幸与二翁同住一栈，将来少不得要诸事请教，只是惊搅不安。”幼安道：“弟等也是第一次到沪，还要锦翁指拨。”锦衣道：“原来二翁与我一般，俱是初次，但不知有无贵干？可要耽阁几时？”幼安道：“并无正事，大约十天八天便要去的。”锦衣道：“二翁可知这栈里头，有多住几时的客人么？弟想与他结个伴儿。因要略住两三个月，然后动身，彼此有些招呼，岂不甚妙？”少牧道：“小弟进栈之时曾问茶房，据说第五号房内有二个扬州客人，一个姓郑，一个姓游，已住有十数天了，闻说尚要

耽阁几时。但不知是何等样人，尚未会过。”锦衣道：“作客在外，朋友本是愈多愈好。那两位姓郑与姓游的，既在五号房中，又极邻近，未知二翁可肯同弟前去拜他一拜？”幼安沉吟未答，少牧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拜拜何妨？况将来若是相交得的，也可多一个萍水之交；若是意气不投，交不得的，尽可不通闻问。锦翁果去，弟愿奉陪。”锦衣大喜，又问：“谢幼翁可去？”幼安也道：“同去亦可。”

于是三个人款步走至五号房中。但听得房内一阵笑声道：“这一着你可错了！”又听一人跌足恨道：“果然，果然！”锦衣轻轻揭开门帘，同幼安等往内一望，原来是两个人在那里下棋，年纪俱在二十上下。一个身材长些，穿一件竹根青摹本缎灰鼠襖，银灰外国缎马甲；一个身材略短，穿的是月白缎子洋灰鼠襖，天蓝缎一字襟草上霜马甲。皆生得面如冠玉，唇若涂朱。抬头见有人进房，急忙放下棋子，趋步相迎。彼此作了个揖，分宾主坐下，家丁过来献过了茶。锦衣细问二人名姓、行踪，方知这身长的姓游，单名一个春字，别号冶之；略短些的姓郑，名学元，别号志和，皆是扬州人氏。志和曾游泮水；冶之虽也应过童试，一衿未青。二人乃中表至亲，年纪虽轻，一般的严格早读，只有寡母在堂。祖上俱以盐商起家，颇称小康。因冶之读书不成，意欲弃儒就贾，今到上海，携有重资，想与一个姓经的人合股做些大宗贸易。其母放心不下，故立志和同来。幼安在旁听得甚清，早知这两个人多是纨绔子弟，又见冶之的举止不甚大方，志和虽说已入黉宫，却也言语轻浮，绝不像个读书种子，心中十分不愿接谈，暗暗与少牧使个眼色，起身告辞。锦衣也因长随来说房中要开饭了，一同作别。二人送至房门口始回。

且不说锦衣那边。仍说幼安、少牧回至自己房中，恰好茶房也端上饭来，二人各自用过。幼安幼与少牧讲起方才所见的这三个人：“锦衣虽是官场，却还无甚习气。冶之与志和两个，举止轻佻，此种人只宜少近。”少牧点头称是。忽听房外脚步声晌，二人往外一瞧，乃是子靖与戟三来了，急忙移步出迎。幼安道：“大哥与戟翁来得好早，这是候还不到两点钟呢！”子靖道：“戟翁用了中饭，即到舍间。因恐你们在栈中等着寂寞，故此来得早些。”戟三道：“幼翁与杜少翁谅也用过了，可一同到街上走走，或唤一部马车顽顽。”少牧道：“今日不是礼拜，马车不必坐了。我听得人说，棋盘街口有所同芳居广东茶馆，甚是清洁，不妨同去坐坐。”戟三连称：“使得。”

四个人遂一同下楼，出了长发栈。因到棋盘街只有一转弯路，甚是近便，不唤车子，信步而行。来至同芳居，上楼一看，竟无空座。退至对门怡珍居内，拣个座儿坐了，值堂人泡上两碗乌龙茶来，这茶果然色、香、味三者俱佳。四人闲谈一回。戟三唤堂倌做了两客广东蛋糕，两客水晶馒头，点了点饥。时已四点钟了，正月里天时尚短，不知不觉将次上灯。戟三会过茶资，同幼安等下楼，往一品香而去。

说那一品香番菜馆，乃四马路上最有名的，上上下下，共有三十余号客房。四人坐了楼上第三十二号房间，侍者送上菜单点菜。幼安点的是鲍鱼鸡丝汤、炸板鱼、冬菇鸭、法猪排，少牧点的是虾仁汤、禾花雀、火腿蛋、芥辣鸡饭，子靖点的是元蛤汤、腌鳊鱼、铁排鸡、香蕉夹饼，戟三自己点的是洋葱汁牛肉汤、腓利牛排、红煨山鸡、虾仁粉饺，另外更点了一道点心，是西米布丁。侍者又问用什么酒，子靖道：“喝酒的人不多，别的酒太觉利害，开一瓶香槟、一瓶皮酒够了。”侍者答应，自去料理，依着各人所点菜单，挨次做上菜来。

少牧问子靖道：“这四马路番菜馆共有几家？”子靖道：“现在共是海天春、吉祥

春、四海春、江南村、万年春、锦谷春、金谷春、一家春，连这一品香九家。尚有杏花楼并宝善街指南春、胡家宅中和园、芸香村，也有大餐，那是广东酒馆带做的。其余外国人吃的真番菜馆，英界是大马路宝德、西人名廿七号，泥城桥西堍金隆、五马路益田，法界是密采里。虽也有中国人去，却不甚多。”少牧道：“那宝德等的价目，可与一品香等一般么？”子靖道：“这却大不相同。中国番菜馆是每菜价洋一角，也有一角五分的、二三角的。外国番菜馆是每客洋一元，共有九肴，吃与不吃，各随各便。”幼安道：“闻得虹口尚有一家礼查，不知也是大菜馆不是？”戟三道：“那是一所西国客馆，如华人客栈一般，平时兼卖洋酒，并不是番菜馆儿。”幼安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四个人你言我语，兴致甚浓。戟三、子靖又要幼安行令，幼安道：“今日这个地方，不比昨日在大哥公馆里头，甚是幽静，只可响几下拳，热闹些罢。”戟三道是。幼安遂每人搥了五拳，各有输赢。次及少牧，忽然不知何处去了。等了半刻钟时，不见进来。幼安心下甚是不解，子靖也诧异起来。移步出外，分头寻找。

幼安听得三十号房内，有妓女度曲之声，唱得甚是清脆。隐隐约约似乎少牧的声音也在里边，因住了脚，往里一瞧。奈门口遮着一道五尺多长、六七尺阔的东洋屏风，一些儿看不清楚，只得在外站着，侧耳细听。直至那妓女曲子唱完，合席的人喝一声采，果然有少牧在内。始高声在外唤：“少牧弟可在里面？我们等得久了，搥拳去罢！”少牧听是幼安口声，连忙抢步出来，道：“正是在此地。安哥到那里去？”幼安道：“人家寻你搥拳，你如何跑在这里？那是些何等样人？与你怎的认识？”少牧道：“我因一时内急，出外小便，回来时走过此间，乃栈里的荣锦衣与游冶之、郑志和三人在此，被他们一眼看见，强着进去。本来就要来了。”幼安道：“原来是这几个人。”少牧道：“安哥且略站一站，待我去回过他们，就到自己席上边来。”幼安道是。少牧回身入内，恰好锦衣与志和两个听少牧与人说话，迎将出来，一见幼安，也要强他里头去坐。幼安固却不从，锦衣一手拉住，那里肯放？只得一同进内。冶之起身相迎，定要送菜单过来点菜。幼安说现在三十二号里头已偏过了，冶之始不再相强。

幼安见在席三人，叫有六个出局，内中三个年纪俱约十八九岁，不特打扮得分娇艳，那品貌也似花枝一般的出色非凡，与着冶之等你言我语，亲昵异常，那里更有心情，再合旁人答话。因略略坐了片时，与少牧暗地里使个眼风，同起告辞。冶之道：“二位既然有席，这里坐着也不吃些酒菜，我也不强留了。停刻可到丹桂园看戏。我等席散之后，再来相请。”幼安、少牧连声“不敢”，出房而去。

回至三十二号，子靖已寻得不耐烦了，道：“安弟，你们倒好，一个跑了开去，一个去寻，却两个多不来了，累我找了好一回儿，到底是在那里？”幼安把适才的事说了一遍。子靖道：“怪道连你都不见了，原来有此缘故。”戟三道：“我们的菜，每人已只有一样，可要再添些儿？”子靖道：“菜已吃不下了，牧弟来搥几下拳消消酒罢！”少牧道：“遵命”，从戟三起，每人搥了三杯抢三。少牧一到赢了三拳，子靖不服，又与他搥了五拳。菜也毕了，酒也完了，侍者送上咖啡茶来，各人吃过。

戟三取签字纸签过了字，正待要散，忽冶之等三人进来，强着众人同去看戏。戟三、子靖与他们尚是初面，那里肯去，推说有事，先自走了。谢、杜二人固辞不允，被冶之等你推我挽，一同下楼。出了一品香门口，冶之与志和有马车候着，登车先

去。锦衣本是轿子来的，因见幼安与少牧两个俱是步行，分付轿夫将轿先抬至丹桂戏园，另外给了一角洋钱，令唤三部东洋车来，与幼安等一同登车而去。

到得园门，冶之马车甚快，先已来了。五个人挽手进内，早有案目动问：“五位是看正桌，还是包厢？”冶之道：“包厢可有全间的么？”案目道：“全间的俱定去了，只有末包里头尚可坐得三四位人。”志和道：“既然没有全间，不如就是正厅上罢，五个人恰好一桌。”案目道：“正厅前三排桌子，也已坐满的了。爷们今日不曾早来定个座儿，只好对不住些，第四排上可好？”志和皱眉道：“前边当真没有，就是第四排将就些些，只要是一张全桌子儿。”案目答应，领至里头，向座客千央万恳，央得一张桌儿，让五人坐下，泡上茶来；另外装了四只玻璃盆子，盆中无非瓜子、蜜橘、橄榄等物。案目随手送上戏单，各人接来一看，见是小九龄的《定军山》，飞来凤、满天飞的《双跑马》，三盏灯、四盏灯《少华山》，汪笑依、何家声《状元谱》，周凤林、邱凤翔《跪池三怕》，七盏灯《珍珠衫》，赛活猴《全本血溅鸳鸯楼》。

其时已是八点半钟，台上三盏灯、四盏灯正演《少华山》，那种悲欢离合情形，难为他年纪虽小，偏是描摹尽致。接下《状元谱》，演陈员外的汪笑依，出身本是个直隶举人，佯狂玩世，隶入梨园，与前在宝善街留春园、后在六马路天福戏园的老生汪桂芬即汪大头，同出京伶陈长庚门下。虽喉音略低，而吐属名隽，举止大方，自与别的伶人不同。况演坟丁的小丑何家声，演陈大观的巾生小金红，演安人的老旦羊长喜，皆是第一等做工。台下边的看客，无一个不齐声喝采。只有冶之与志和两个，因老生戏不甚爱看，举手对随来的马夫招招，取过一个千里镜来，向楼下四面瞧看。忽包厢里有人打着手式往下招呼，二人看见，与幼安等告了个便，飞步上楼。

幼安举目看这包厢里坐着的人，是个瘦矮身材，一张似笑不笑面孔，托腮短颈，两颧高耸，眼露油光。身旁叫着一个李清官人，年纪只好十一二岁，品貌不见甚好。那李清官人后面，站着一个跟局娘姨，年约二十左右，瓜子脸儿又白又嫩，身穿二蓝宁绸羔皮紧身，外罩元色绉纱洋灰鼠马甲，下身系的什么裙裤，因在台面背后，看不清楚。与那人也斜着一双桃花眼睛，有说有笑，甚是亲热。少顷，见冶之等上楼，那人抬身而起，说了几句闲话，被冶之手牵手儿，同下楼来。那人入座，向众人一一问过名姓。众人回问他时，他道姓贾，名谦，别号逢辰，乃常州府无锡县人。幼安与他说话，又细细把他估量一番，看不定是何等样人，不甚去理会他。

冶之却与他颇甚投机，问包厢里头叫的出局与跟局的，叫甚名字。逢辰只是笑而不言。志和在旁焦躁起来，因发话道：“人家问你两个名字，偏你卖甚关子，不肯告人。以后我们叫了出局，你休言三语四的问个不了！”逢辰道：“志和，你不要发急！这两个人，难道你们当真不认得他？”冶之道：“若是认得，也不问了。”逢辰道：“这真正是贵人多忘了！可还记得芸芳里有个阿素？”冶之擦擦眼，子细一看，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那阿素是正月半前在花艳香家的。如何隔得不满十天，就想不起！但这清官人到底是谁？”逢辰道：“你不听见艳香说么？阿素出去之后，自己买了一个讨人，取名花小兰，在尚仁里内。”志和道：“这是方才媚香在一品说起的。他还叮嘱冶之，不要跟着阿素到那边去走动。”逢辰道：“既在一品香叫局，艳香为甚不同来看戏？”冶之道：“本来要想叫他来的，只为没有包得包厢，故此并没同来。”逢辰道：“怪不道你们不坐包厢，原来没有预定。坐在正桌上叫局，很不舒服。况且近来甚少，不如不叫为妙。”这一席话讲个不了。